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插图典藏版

8

(英) 柯南·道尔◎著
徐枫◎译

福尔摩斯
新探案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8



插图典藏版

福尔摩斯新探案

(英) 柯南·道尔 ◎ 著

徐 枫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典藏版：全8册 / (英)
柯南·道尔著；徐枫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01-08754-2

I. ①福… II. ①柯… ②徐…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252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北京市华审彩色印刷厂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59.75印张

字数：1200千字

定价：108.00元 (全8册)

目 录

- 序言 / 1
- 显赫的委托人 / 3
- 皮肤变白的士兵 / 31
- 王冠蓝宝石案 / 52
- 三面山墙案 / 70
- 吸血鬼 / 88
- 三个同姓人 / 105
- 雷神桥谜案 / 122
- 爬行人奇案 / 148
- 狮鬃奇案 / 168
- 戴面纱的房客 / 188
- 肖斯科姆老宅案 / 199
- 退休的颜料商 / 217



序 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也会变得像那些时尚的男高音一样，在本该退出舞台之际，却还要频频地向那些宽厚的观众举行告别演唱。这种情形必须停止，他必须像所有真实的或者虚构的东西一样，适时地退场。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专门提供给那些虚构人物的地方，或者有一个奇妙的、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儿，菲尔丁笔下的花花公子仍然可以和理查逊笔下的美女调情；在那儿，司各特笔下的英雄仍然可以耀武扬威，狄更斯笔下欢快的伦敦人仍然在插科打诨，萨克雷笔下的市侩们依然过着受人指责的生活。或许就在这样一座神殿的某个偏僻角落里，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老搭档华生能暂时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而让某个更精明的侦探及其更缺心眼的搭档来填补原先由福尔摩斯和华生占据的舞台。

福尔摩斯的侦探生涯已颇有些年头了——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夸张。要是一些老先生跑来对我说，福尔摩斯探案就是他们童年时代的读物的话，那他们是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他们所预期的恭维的。因为谁都不乐意让别人这么随意地编排他自己的年龄。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研究》和《四签名》这两本于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之间出版的小册子中首次露面的。此后出版的一系列短篇故事的第一篇是《波希米亚丑闻》，它于一八九一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公众似乎颇为喜欢，并期望更多的作品出现。于是从那以后的三十九年间，断断续续问世的故事至少有五十六篇，这些故事被收录在《福尔摩斯冒险史》、《福尔摩斯回忆录》、《福尔摩斯归来记》和《最后的致意》中重新出版；而近几年出版的这最后十



二篇故事，则编入《福尔摩斯新探案》。福尔摩斯开始他的探案生涯，是在晚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中叶，中间经过了短暂的爱德华王朝，即便是在这狂热的多事之秋，他也努力维系了自己的事业。因此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些小说的人，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年子女在同一杂志上阅读相同的探案故事。这也正是不列颠公众的耐心与忠实的有力见证。

在写完《福尔摩斯回忆录》时，我曾决定给福尔摩斯的生命画上句号，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学创作精力不应该局限在一条路上。这个脸颊苍白、神色严峻而又四肢懒散的人物形象，占用了我过多的想象力。于是我就这么做了，但幸好没有验尸官来验尸，因此，在隔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还能不太困难地应读者的热切要求，将我当初的草率行为敷衍过去。我从不后悔这么做，因为事实上我发现，写这些轻松的故事并没有妨碍我在其他文学领域如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并从中认识到了我在这些领域的学识所限。就算福尔摩斯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也未必会有更大的成就；不过，他也许妨碍了人们对我在较严肃的文学创作上的认识。

所以，读者朋友，还是向福尔摩斯说再见吧！我非常感谢你们过去持续不变的支持，谨希望我的创作可以报答万一，使你们舒缓生活的忧虑和思想的压力，因为这只有在虚构的小说幻境中才能找到。

阿瑟·柯南·道尔



显赫的委托人

“现在应该不碍事了，”这么多年来，当我第十次请求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允许我披露以下这段故事的时候，他终于做出了这样肯定的答复。终于，我得到了他的许可，把这段故事公之于世，这个故事里案件的侦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的朋友职业生涯中最高潮的时刻。

福尔摩斯和我都特别偏好土耳其浴，雾气腾腾的桑拿房里有种慵懒舒适的氛围，我总感觉他在这里不再沉默寡言，比在其他地方都更有人情味些。在诺森伯兰大街土耳其浴室的楼上，有一个僻静的角落，并排放着两张沙发床，一九〇二年九月三日，我俩就躺在这里，我的叙述也就从这里开始了。我问他有什么让人兴奋的故事没有，作为回答，他从包裹着身子的被单下伸出他那瘦长而又略带神经质的手臂，从挂在身旁的外套口袋中抽出了一个信封。



“这也许是个大惊小怪、妄自尊大的家伙开的玩笑，但也可能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递给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么一点。”



信是头天傍晚从卡尔顿俱乐部(英国保守党总部。——译者注)发出的,内容如下: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向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并将于明日下午四时三十分登门拜访。詹姆斯爵士请求您注意到他将请教您的是非常敏感又极其重要之事。恳请福尔摩斯先生务必拨冗指教。如蒙应允,请致电卡尔顿俱乐部告知。

“华生,不用说,我已经和他约好了,”当我把信递过去时福尔摩斯说,“你了解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上层社会是家喻户晓的。”

“嗯,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一些。他以能左右报纸是否报道某个敏感事件而出名。你可能还记得他在哈默福特遗嘱案里与乔治·刘易斯先生的谈判吧。他是个阅历丰富的天生外交家。所以,我肯定这次不会是虚张声势,他是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

“是啊,华生,如果你愿意的话。”

“哦,那将是我的荣幸。”

“那么请记住时间是下午四时半。在此之前,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吧。”

那时,我住在安妮女王街自己的寓所里,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已经赶到贝克街了。四时三十分整,上校詹姆斯·戴默雷爵士准时到达。几乎不需用过多的笔墨来描述这位先生,因为许多人都记得他那慷慨、直率、诚实的性格,宽阔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令人愉快的、柔和的声音。他那灰色的爱尔兰人的眼睛闪烁着坦诚的光芒,灵活带笑的嘴唇显露出其主人的好脾气。他那光亮的礼帽,深色的双排扣礼服,的确,他身上每一处细节,从黑色绸缎领节上镶嵌



珍珠的别针到漆面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无一处不映衬出他那衣着考究的盛名。这位高大而有权势的贵族完全主宰了这个小小的房间。

“当然,我已经料到会在这里见到华生医生,”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说道,“他的合作可能是必要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家伙,暴力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我可以这么说,全欧洲也没有比他更危险的人了。”

“我以往的几位对手都享有过这个称号,”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抽烟么?那么请允许我点上烟斗。如果你说的那家伙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现在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更危险的话,那我倒是真的很想见见他。敢问他的大名?”

“你听说过格鲁纳男爵么?”

“你说的是那个奥地利的杀人犯吗?”

戴默雷上校笑着挥了挥戴着羔皮手套的双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福尔摩斯先生,太棒了!这么说,你已经把他认定为杀人犯了?”

“跟踪研究欧洲大陆罪案细节是我的工作,任何读过布拉格案件报道的人,都会确信这家伙有罪。纯粹是法律条文的技术性问题和一位证人的离奇死亡,才使他逃脱惩罚!阿尔卑斯山脉的

施普吕根山口发生的‘意外事故’根本不是什么意外,我就像亲眼看到一样地肯定是他杀死了他的妻子。我也知道他来到了英国,而且预感到他迟早会给我找点活干的。那么,格鲁纳男爵这回干了些什么





么？我猜这次该不会是那个旧案又被翻出来了吧？”

“不，比那严重得多。事先预防犯罪比到时候亡羊补牢地惩罚犯罪更为重要。福尔摩斯先生，一个严酷的事件，一种恶毒的情景就要在你眼前发生，明明知道它会导致的后果而又无力去阻止，这真是太可怕了。一个人的处境还有比这更难受的吗？”

“恐怕没有了。”

“那你应该会同情我所代表的这位委托人了。”

“我不知道你仅仅是个中间人，那委托人是谁？”

“福尔摩斯先生，我必须请求您不要追问这个问题。我必须确保他那尊贵的姓名绝不牵涉进这个案子里去。他有着一副侠义心肠，他的动机是绝对高尚的，但他希望不暴露真实姓名。当然，您的酬金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你可以完全自由行动。我想，委托人的真实姓名是无足轻重的，对吧？”

“很抱歉，”福尔摩斯说，“我只习惯于经手的案件一端是谜，如果两端都是谜的话，那就太让人困惑了。戴默雷爵士，我只能拒绝接手这个案子了。”

我们的访客大为不安，他那敏感的宽脸庞由于激动和失望而变得黯淡下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他说道，“你让我太左右为难了。我确信如果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会为接手这个案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可是我已经许下的诺言又不允许我说出全部事实。但至少请允许我把能说的都说出来吧？”

“当然可以，只要咱们先达成共识，就是我没有答应任何事情。”

“好吧。首先，你一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在开伯尔山口战役（一八三八到一八四二年阿富汗抗英战争中的一次战役。——译者注）出名的梅尔维尔吗？是的，我听说过。”



“他有个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年轻、富有、美丽、聪慧，在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女人。我们要设法从恶魔手中救出来的就是她，这位可爱而单纯的姑娘。”

“就是说，格鲁纳男爵控制住了她？”

“使用了对女人来说最强大的控制手段——爱。你也许听说过，那家伙非常英俊，举止迷人，嗓音温柔，神态浪漫而又富有神秘感，这一切太吸引女人了。据说所有的女人都为他倾倒，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特长。”

“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认识像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小姐那个阶层的人呢？”

“那是在一次乘游艇游览地中海的时候，旅游公司免费招待，尽管他们也仔细挑选过游客。但显然承办人并不了解格鲁纳男爵的人品，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个恶棍缠住了那女孩，完全俘获了她的心。仅仅说她爱他根本不够，应该说她溺爱他，她被他迷住了，仿佛世界上除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她根本听不进一句不利于他的话。为了让她回心转意，我们各种手段都用尽了，但没有一点效果。总之，她已经决定下个月嫁给他了。她已经到了法定年龄，而且还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听说过他在奥地利的事吗？”

“那个狡猾的恶魔把他过去的每件丑事都告诉了她，但总以某种方式把自己洗得一清二白，就像一个无辜的殉道者。她完全接受了他的表白，任谁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天哪！想必无意中你已经泄露了你那委托人的姓名了吧？肯定就是梅尔维尔将军了。”

我们的访客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起来。

“我可以回答‘是的’，但其实这是在欺骗你，福尔摩斯先生。梅尔维尔已经彻底绝望了，这位坚强的战士被这件事弄得士气低落，他已经丧失了了在战场上都从未失去的勇气，变成了一个衰老的、步



蹒跚的老人，完全没有能力与这个光彩照人的、强壮有力的奥地利恶棍较量了。我的委托人是一位与梅尔维尔深交多年的老友，从梅尔维尔小姐很小的时候就像父亲般关心着她。他不能对这场悲剧袖手旁观，苏格兰场对此事无法插手。是他提议求助于您的，但如我所说的，按照事先约定，他个人绝对不能被牵扯进此事。福尔摩斯先生，我从不怀疑以您的力量，可以轻松地追查到我背后的那个委托人。可我必须请求您以名誉担保不要这样做，不要打破他不露面的前提。”

福尔摩斯露出了一丝诡秘的笑容。

“我想我能保证这点，”他说，“而且，我还想说的是，你的案子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准备接受此案，怎么和你联系？”

“可以在卡尔顿俱乐部找到我，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打我的私人电话：‘××.31’。”

福尔摩斯记好号码，仍旧微笑着坐了下来，把记事本摊开在膝上。

“能告诉我男爵现在的住址么？”

“金斯敦区附近的弗尔诺宅邸，他很走运地在某些可疑的投机活动中赚了大钱，这让他更加难以对付了。”

“他平时住家里么？”

“是的。”

“除了你刚才说过的，你还能告诉我更多有关他的情况么？”

“他有一些奢侈的嗜好。他对马特别感兴趣，一度曾在赫林翰（英国马球总会。——译者注）打马球，后来因为布拉格事件弄得沸沸扬扬，他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收藏书籍和字画，他有相当的艺术天分。据我所知，他是公认的中国瓷器鉴赏专家，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专著。”

“一个很复杂的人，”福尔摩斯说，“所有臭名昭著的罪犯都这样，我的老对手查理·皮斯是个小提琴大师，温赖特是个很好的艺



术家,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好吧,詹姆斯爵士,请通知您的委托人,就说我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格鲁纳男爵身上了,目前我只能说到这里,我有自己的情报来源,我相信我们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

当我们的客人离去后,福尔摩斯坐在那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就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不管怎样,最后他还是精神抖擞地回到了现实中。

“嗯,华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你最好去见见那位年轻小姐本人。”

“我亲爱的华生,她那可怜的、心都碎了的老父亲尚且无法让她回心转意,何况是我,一个陌生人?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也许可以试试这条路。不过我想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入手,我倒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能有用。”

在我所写的福尔摩斯回忆录中,还没有机会提及欣韦尔·约翰逊,因为我很少写我朋友职业生涯后半段时间所处理的案子。在本世纪的头些年里,约翰逊成了福尔摩斯非常得力的帮手。我很遗憾,约翰逊最早是作为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棍而出名的,并曾两次进入巴克赫斯特监狱(位于英国怀特岛。——译者注)服刑。后来他悔悟了,开始与福尔摩斯合作,成为福尔摩斯在伦敦庞大的地下犯罪网络中的耳目,他所搜集的情报常常被证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约翰逊是警方的线人,他可能很快就暴露了。不过由于他所打探的案件从未直接进入法庭,所以他一直没有被同伙发现。仗着他两度服刑的经历,他可以随意出入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家夜总会、小客栈和赌博窝点。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头脑使他成为搜集情报的理想人选。福尔摩斯现在要找的就是他。

因为我还有一些私人业务要处理,所以无法紧跟我朋友下一步的行动。不过我还是在随后的一天傍晚,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在辛普森餐馆与福尔摩斯会面了。坐在靠窗的小桌旁,望着斯特兰德街



上川流不息的行人，他给我讲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约翰逊正在悄悄地调查，”他说。“他也许会在那黑暗的地下世界里找到些什么，因为只有在那里，那个被罪恶所环绕的地方，才能打探出那家伙的秘密。”

“既然那位小姐对目前已知的事实都不接受，那你的任何新发现又如何能让她回心转意呢？”

“谁能知道啊，华生？女人的心思对男人来说就是个无法解开的谜。谋杀都有可能经诡辩后被宽恕，而一个小小的冒犯就会让她们怨恨不已。格鲁纳男爵对我说——”

“你俩说过话了？”

“哦，当然，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的计划。嗯，华生，我喜欢近距离接触我的对手，面对面地观察出他的底细。当我给了欣韦尔指令后，我跳上一辆马车直奔金斯敦区，见到他时，他的态度很友好。”

“他认出你了么？”

“这并不难，因为我递上了我的名片。他是一位优秀的对手，冷静如冰，柔和的语气就像是你的高级私人顾问，但又有着眼镜蛇般的恶毒。他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具有贵族气质的罪犯，在表面而肤浅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坟墓般的残忍恐怖。我很高兴我把视线集中在了阿尔伯特·格鲁纳男爵身上。”

“你说他很友好？”

“就像一只呜呜叫的猫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老鼠，有些人的友好比粗人的狂暴还要可怕。他的问候语很独特，‘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我迟早会见到你的。’他说，‘你估计是德·梅尔维尔将军雇来阻止我与他女儿维奥莱特的婚姻的，对么？’我默认了。”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这样做你会毁了你的鼎鼎大名，在这个案子里你不可能赢。你只会白费力气，而且容易招致危险。我劝你还是马上撒手别管了吧！’”



“‘太巧了’，我说，‘这正是我想给你的忠告。我很钦佩你的头脑，虽然我对你的人品只有一点点了解，但丝毫没有减少这种钦佩。让我以男子汉的方式直接跟你说吧，没人想翻你的旧账让你难堪，过去的就过去了，你现在是一帆风顺，但如果你还是坚持这桩婚事的话，你会招惹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仇敌，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直到整个英国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这样的游戏值得么？你最好还是放聪明些，离开那位小姐，你过去的那些丑事如果跑到她耳朵里，你估计会非常郁闷的。’

“男爵鼻子底下有一小撮打过蜡的胡须，活像昆虫的触角。他听完我的话后，那几根触角消遣似地颤动着，最终演变成了温和的轻笑。

“‘请原谅我的笑声，福尔摩斯先生，’他说，‘看到你手里没牌还想玩上一把实在是太可笑了，我不认为有人能做得更好，都是一样的毫无希望，福尔摩斯先生，你手里一张花牌都没有，都是些小之又小的牌。’

“‘这只是你的看法。’

“‘的确如此，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的牌好极了，给你看看都没关系。在坦诚地向那位小姐说明了我过去的种种不幸经历后，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她的芳心。我同时告诉她，可能会有些存心不良的人——我希望你能正确认识你自己——会告诉她这些事情，而且我也告诉她如何对待这些家伙。福尔摩斯先生，你应该听说过实施催眠术后的心理暗示吧？那么，你会看到这种暗示的效果的。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可以直接使用催眠术，而不必采用那些低级愚蠢的方法。所以她已经准备好对付你了，毫无疑问，会给你机会见面的。因为她很顺从她的老父亲，当然，除了一件小事以外。’

“你看，华生，我基本上无话可说了。因此我尽可能严肃而冷静地告辞了。但是，就在我把手放在门把上时，他叫住了我。

“‘福尔摩斯先生，顺便说一句，’他说，‘你认识勒布伦吗，那个



法国侦探?’

“‘嗯。’我说。

“‘你知道他出事了么?’

“‘我听说他在巴黎蒙马特区被一帮法国暴徒打成了终身残疾。’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先生,凑巧的是,在他被打前一周,他刚刚开始调查我的事情。别插手这件事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已经有好几个人都尝到苦头了。最后再忠告你一次,咱们最好各走各的路。再见!’

“你都听到了,华生,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家伙还挺危险的。”

“非常危险,我倒不怕这个吓唬人的人。不过他是那种话虽少,但下手狠的人。”

“你非要卷进去么?他娶不娶那个女孩真的很重要么?”

“考虑到他谋杀前妻的事实,我认为这事还是关系重大的。而且,这事还有个显赫的委托人!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喝完咖啡你最好和我一同回家,爽快的欣韦尔准会带来消息的。”

果然我们见到了他。这是一个高大的、粗鲁的、因尴尬而有些脸红的坏血病患者,唯一显露出他狡猾性格的是他那双灵活的黑眼睛。看起来他显然刚刚从他那个特殊的王国里回来,同时带来了一位消瘦而急躁如火的女士,坐在他身旁长沙发里的这位年轻女士脸色苍白而略显紧张,虽然很年轻,但却显露出罪恶和忧伤所造成的疲倦憔悴,可以看得出她曾经历过的悲惨岁月。



“这位是吉蒂·温特小姐，”欣韦尔挥了挥胖手算是介绍。

“但她不知道——好吧，还是让她自己说吧。得到你的指示后，一小时内我就找到她了。”

“我很好找，”这个年轻女士说，“伦敦就像是地狱，我就住在里面。欣韦尔这胖子和我的住址相同。我和胖子是老伙伴了。但是，老天爷！有这么一个人比我更应该下地狱，如果这世上还有公道可言的话！他就是你要对付的那个家伙，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说：“我希望你的愿望能应验，温特小姐。”

“要是我能帮忙把他送回到他该去的地方，那我全听你的。”我们的这位女访客恶狠狠地说。在她苍白呆板的面孔上和喷火的双眼中浮现出一种深深的仇恨，这是一种女人少有而男人无法达到的仇恨。“福尔摩斯先生，你无需调查我的过去，那些都无关紧要。阿尔伯特·格鲁纳把我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希望我可以把他拉下地狱！”她的双手向空中疯狂地抓着什么，“他推那么多人进了火坑，哦，但愿我把他也推进去！”

“你了解现在的情况么？”

“胖子欣韦尔告诉了我，那家伙这次盯上了一个可怜的傻瓜，还要娶她。而你想阻止这件事。好吧，对这个恶魔你已经相当了解了，绝对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正派女孩和他在一起，除非她疯了。”

“她确实疯了，发疯似的爱上了他。她听说过他以前的一切事情，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她知道那次谋杀么？”

“是的。”

“上帝啊，她太大胆了！”

“她把这些都看成是诽谤。”

“你不能拿出证据，让她那愚昧的眼睛看看么？”

“是啊，你能帮我们这样做吗？”

“我就是个现成的证据啊，如果我站在她面前告诉她那个家